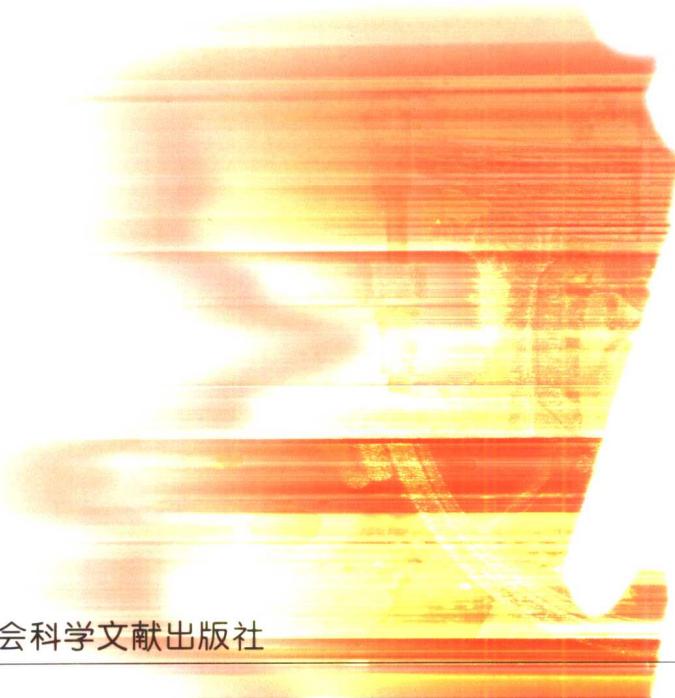


思维方式 与社会发展

陈中立 杨 榆 林振义 倪健民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思维方式与社会发展

陈中立 杨 楠 林振义 倪健民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维方式与社会发展 /陈中立、杨楹、林振义、倪健民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1

ISBN 7 - 80149 - 619 - 1

I . 思… II . ①陈… ②杨… ③林… ④倪… III . ①思维
方式 - 研究 ②思维方法 - 社会影响 - 研究 IV .B8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5575 号

思维方式与社会发展



著 者：陈中立 杨 楠 林振义 倪健民

责任编辑：吴 为 王元佑

责任校对：张景秋 刘玉霞

责任印制：同 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1 邮编 100732)

网址：<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科技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23.5

字 数：545 千字

版 次：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149 - 619 - 1/B·109 定价：4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重点项目
的最终成果，出版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
版基金资助

思维方式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但在我国学术界却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而从社会发展的视角探讨这一问题，尤其具有理论的和实践的价值。

该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结合理论思维的历史经验和有关学科的具体知识，紧密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思维方式的本质、功能、类型及其演变规律；同时，作为思维方式的重要例证，具体揭示了科学思维方式的结构、功能，进而从思维方式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角度考察了思维方式的发展、变革与当代中国，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

该书文字流畅，观点清晰，论证比较充分，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新见解，较为系统地回答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科技革命条件下，我国社会发展对哲学认识论提出的一些问题，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究领域，是一部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优秀成果。

——齐振海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该著作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及其结合上均有重要意义。该著作在已有认识论研究的基础上，有开拓性的进展。

第一，对于思维方式的本质、功能、类型及其演变规律的探讨，是迄今为止最为深入和系统的，并且有新的总结和概括。

第二，对于科学思维方式的结构、功能以及科学进步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的阐述，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这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理解，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特别的意义。

第三，对于思维方式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尤其是对思维方式的变革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的研究，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这一工作的实践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所有这些研究成果，既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又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此著作在上述几方面有重要的理论突破和建树，大大开阔了当代中国认识论研究的视野。其中一些新的观点和研究方法，对以后认识论的发展将会起推动作用。

该著作所用材料丰富翔实，取舍较为得当，符合当代学术著作规范。书中概念准确，文字简洁流畅，论证充分，逻辑严谨，层次分明，整体结构、布局较合理。是一部高水平的哲学研究成果。

——郭湛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绪论 思维方式与现代化

一 开展思维方式研究是现代化的需要

“思维方式是什么东西?!”

“只有转换思维方式，才能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

“到底什么是思维方式？它和社会发展到底有什么关系？”

类似以上这些发问和判断，是近五十年来在我们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对思维方式问题的不同认识和态度的反映。

大体说来，在改革开放以前，不要说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即便在哲学教科书和哲学专著中，“思维方式”一词也很少提及。那时在谈到人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时候，反反复复讲的就是：人的认识是从实践中来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认识的过程就是通过实践得到感性的认识，尔后上升到理性的认识，尔后再回到实践检验、发展认识。这里的从感性上升到理性，再由理性回复到新的实践，就是所谓认识的“两个飞跃”。认识就是这样循环往复不断提高的。至于“两个

“飞跃”是怎样进行的，实现“两个飞跃”各自的机制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没有人追问。那时要说你“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那绝对是贬义的。正确的认识应该来自不戴任何有色眼镜的对客观事物的纯客观反映。带框框看问题是不能允许的。就是说，那时为了追求认识的准确性、真理性，不仅仅要否定某些具体的“有色眼镜”，否定某些具体的看问题的框框，而且要从根本上否定一切“有色眼镜”和“看问题的框框”本身的客观存在，要从根本上排除用“有色眼镜”和“框框”看问题。

总之，在改革开放前，对于人的思维、认识必须借助某种模式、方式才能进行，即人的认识活动、思维活动都有自己不可或缺的模式、方式，对这样的问题，不用说研究，就是提出这样的问题，都会被看成是可笑的，甚至会被认为是和实践论相违背的。所以，在那时，人们不仅对“思维方式”这个词语很陌生，而且认为这是一个怪僻的问题，不值得一顾。

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整个国家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这些变化，是和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带来的人们思想的大解放分不开的。思想面貌焕然一新，对整个社会面貌的变化，特别是对社会经济发展起了先导作用。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促使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解放思想和发展经济的这种相互作用，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表现得很清楚。但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人们发现要解放思想，最为艰难的，又是最为关键、最为重要的，乃是某种人们非常习惯的在自己头脑中想问题、看问题的“框框”的转换。

看问题的框框，人人都有。或者说，任何人都是戴着有色眼镜认识客观事物的。没有框框，没有有色眼镜，人们就无法认识客观事物，也就没有人的认识。只不过这种有色眼镜天天戴着，习惯成自然，也就不觉得特别。而当别人对某事物的看

法和你不同时，你才觉得、你才认为别人是戴着有色眼镜的。实际上，每个人都有一副有色眼镜，只不过各个人的样式和材料不同罢了。譬如，拿认识和处理社会层面的事物来说，凡事都要先看看书本上是怎么说的，一切从本本出发，以“最高指示”作为判断真假、鉴别是非的标准。这便是一种看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框框”或叫“有色眼镜”。另一种态度则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和判断是非的标准。其实，这也是一种看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框框”或“有色眼镜”。只不过这两种“框框”的具体内涵有很大的区别，这两种“有色眼镜”的材料有很大的不同罢了。眼镜的样式和材料不同，用来观察事物、处理问题，它们的功效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解放思想的实质，就是要革除前一种看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框框，换用后一种看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框框。这种框框（模式、有色眼镜）的转换非常重要，在某些部门和地区，甚至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哪个部门转换得快，那个部门的工作便会有明显的起色；哪个地区转换得快、转换得好，那个地区的经济建设便能搞上去，人民的生活便能改善。

这种看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框框、模式，或俗称“有色眼镜”，其实质，用哲学认识论的语言来说，就是思维方式，就是人在进行思维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时候，所依托和遵循的某种模式。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由于这种认识框框的转换，对于经济建设等方面表现出显著的功效，解放思想，改变思维方式，或者转换思维方式，便成为新时期社会生活中人们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形成了一种新的认识，即只有转换思维方式，才能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

那么，到底什么是思维方式呢？思维方式的界定、内涵以及它在人们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到底是怎么样的？为什么改变

思维方式与社会发展

思维方式就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它和社会发展有什么样的内在关系？等等。这些问题引起了我国哲学认识论研究的极大兴趣，成了认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在这种背景下，本课题应运而生。

在过去五十多年里，对我国哲学认识论研究来说，对“思维方式”这个术语，从陌生、似乎可以不屑一顾，甚或认为它有违已有的认识论理论，到承认它的客观存在，对“思维方式”概念予以确认，并承认它在认识和处理客观事物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看到了它的优劣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对国家前途的巨大作用，再到要从理论上进一步研究它，探讨它的机理，等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令人欣慰的：（1）它表明我们的认识论研究已经冲破了旧有的条条框框的束缚，我们不会再在实践、认识、感性、理性的简单模式中打转转了。（2）我们的认识论研究已经复归到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上来了。辩证法是不承认任何永恒不变的条条框框的。那种把实践、认识、感性、理性的简单化模式凝固起来的做法，显然是和辩证法相悖的。在辩证法看来，作为思维和认识活动（机制的）“框框”的思维方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不断地变革、更新，从而才能使它变得更精确、更完美、更切近人的认识发展的需要。任何一种理论，即使它是正确的，也只是意味着它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领域里是适用的。如果把它的适用程度说得过分，把它普适化、固定化，那就是把它僵化，肯定会把它弄成为被人们嘲笑的东西，为人们所轻蔑。这样，也就窒息了这种理论。（3）它使我们的认识论研究更活跃、更丰富、更有生气。这是破除某种僵化模式的必然结果。今后不应该再建构什么封闭的认识论体系了。建构任何封闭的理论体系的做法，已经过时了。我们已经处在一个开放的时代。在一个开放体系中，旧模式为新模式所取代，乃

是必然的现象，也是自然的现象。正是通过这种自然的取代，才能使理论保持活力。

总之，现在开展对思维方式问题的研究，是我国认识论研究的一大进步。现在已经具备了研究思维方式问题的社会大环境。研究思维方式及其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乃是时代的需要，是社会实践的需要，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需要，是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的责任。

二 在“天赋观念论”顽强表现的背后

在探讨到底什么是思维方式之前，让我们先简单地回顾一下西方哲学史上是怎样提起这个问题的，提出这个问题的理论背景是什么？

人的认识和思维是人的头脑对头脑之外客观存在着的对象的反映。人的认识活动和思维活动是人脑的机能，是人脑对客观对象的反映活动。在这一点上，许多哲学家的看法，基本上是相同或大同小异的。但对人脑在展开认识活动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在这个问题上，哲学家们的看法，却有很大分歧。当然，提出这个问题，经历了一个逐渐自觉的过程。因为，在许多唯物主义者看来，在与不可知论以及“天赋观念论”的论争中，古代亚里士多德的“蜡板说”和近代洛克的“白板说”的正确性，是天经地义的，是不容怀疑的。亚里士多德用蜡板来比喻人在没有接受外界事物影响之前的心灵。意思是人的认识好像就是外界事物刻写在蜡板上的记号。洛克著名的“白板说”，则是说人在没有认识外界事物（没有感觉、经验）之前，心灵像白板或白纸一样，上面没有任何标记，没有字迹。当外界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而产

思维方式与社会发展

生观念或思想之后，在这块“白板”上留下痕迹，然后才有知识。“白板说”比“蜡板说”要精致一些。但它们的意思是一样的，即都认为，在展开认识活动之前的心灵（人脑）状态像蜡板、白板、白纸一样，是一片空白，上面什么都没有。

的确，“蜡板说”和“白板说”，在反对认为人的认识不可能反映客观对象的不可知论上，以及在反对认为人的认识是“天赋”的“天赋观念”论上，是正确的。因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实践活动，已经千百万次地告诉我们：人能够正确地认识它的客观对象；同时，人的认识也不是与生俱有的，不是先天的、天赋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所以，马克思曾经指出，培根提出了人的认识起源于经验的原则，“霍布斯把培根的学说系统化了，但他没有更详尽地论证培根关于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基本原则。洛克在他论人类理性的起源的著作中，论证了培根和霍布斯的原则。”^① 洛克为了论证知识、观念来源于经验，首先用他的白板说对天赋观念论进行了批判，由此扫清道路，建构起了经验论的认识论。

说人的认识起源于先天，说观念、知识是先天的、天赋的、头脑里固有的，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人在展开认识活动之前的心灵状态是不是就像“蜡板”、“白板”那样？人在认识某事物之前，他的头脑是不是就像一张白纸，上面什么都没有呢？这个问题，可以说一直困扰着哲学家们。不然，为什么千百年来总有哲学家提出与此有关的问题，总有哲学家或者整体地，或者部分地，经过改头换面，一再提出为“天赋观念论”进行辩护和论证呢？

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认识论专家格哈特·福尔迈在他的《进化认识论》一书中说：“人的心灵，最初真的是严格经验主义者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4页，人民出版社，1957。

绪论 思维方式与现代化

说的白板吗？或者，它在诞生之际就已经显示了某些结构？在围绕这种对立而发生的争论中，从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开始，一直到休谟和康德，‘天赋观念’都起着某种关键作用。……各种回答，首先取决于天赋观念分别被理解成了什么。它可能指表象，或者概念、范畴、判断与成见，真理，推理习惯，逻辑、道德或自然的法则，本能，直观形式，体验模式（原型）或者认识结构。”这样，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天赋观念的内涵（所指）就有较大的差异。对此，福尔迈列了如下一张表：

柏拉图	全部抽象理念	善；相等
亚里士多德	逻辑公理	矛盾律
F. 培根	种族假相	“形状知觉”
休漠	本能，推理规则	经验推理
笛卡尔	第一原理	自我的存在；上帝
莱布尼茨	全部必然真理	数学和逻辑学
	许多理智观念	统一性；实体
	若干实践原理	趋利避苦
康德	直观形式和 范畴的“根据”	空间直观的 可能性
赫尔姆霍茨	空间直观	三维性
洛伦茨	行为模式	交配行为
	直观形式	空间直观
	范畴	因果性
皮亚杰	反应格局	平面知觉
	认知结构	
荣格	原型	真我；二重性
列维－斯特劳斯	结构	烹饪三角
乔姆斯基	普遍语法	A - über - A 原理①

① G. 福尔迈著，舒远招译：《进化认识论》，第 129～130 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在哲学史上我们都把柏拉图看成是“天赋观念论”的老祖宗。根据他的理念论，在人的知识中的观念和原则具有天賦性。人的观念、思想受之于天，是人生来就有的。就是说人的观念是先天存在于人的心灵中的，或者说在人诞生时即潜在于人的心灵中，而在以后的生活中，这种知识在外界的影响下被激发出来。这种说法影响很大。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的知识源于感性经验，但它有不依赖于经验的基本原理，如思维规律、逻辑学和几何学的公理，等等。至于后来的经院哲学，从上帝是万能的这个命题出发，大肆鼓吹人的观念是先天的，是上帝赐予的。那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就是对经院哲学开展过批判的笛卡尔，在对知识来源的看法上，却也持“天赋观念论”的观点。而且，正是他明确提出了“天赋观念”的概念，并进行了较系统的阐述。洛克激烈地批判了“天赋观念论”，提出了著名的“白板说”。但当他谈到数学等科学概念的知识时，他却又认为它们是不依靠感觉经验，是心灵单独构成的。他还把“反省”，即心理活动，看作是和感觉并列的、独立的认识来源。这便又否定了原先的心灵是一张白纸的说法。而和他同时代的莱布尼茨则明确地认为，心灵不是白板而是有纹路的大理石，这纹路就是天赋的内在原则，只不过它是不明显的、模糊的、未被意识到的观念，是潜在的知觉。他还认为，这种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就像人有倾向、禀赋以及自然能力一样。再后来，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那里，则提出了先验论的认识论，明确指出人的认识的知性范畴是独立于感性的，是人先于经验而固有的认识能力，是先天赋有的，等等。不一而足。

这里并不想叙述天赋观念论的历史，而是想说，从柏拉图以来，对人的头脑（心灵）到底是不是一张白纸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过去，我们只是从唯物、唯心的框架去看待这个问题，认为主张天赋观念的是唯心主义，是荒谬的，是有

深刻的阶级根源的；反对天赋观念的，是唯物主义，是进步的。对那些虽整体反对“天赋观念论”，但又认为认识活动展开前的心灵并不是白板一块、白纸一张，而是有某些东西是所谓“先天的”，那就是他反对唯心主义先验论不彻底，也是他的唯物主义观点贯彻得不彻底，一定还有他的阶级根源。

其实，事情可能比较复杂。不然，为什么这么多著名的哲学家，其中不少人在社会政治观上还是进步的，会在这个问题上反复“纠缠”，而不能简单明了地给一个答案呢！原因就在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它并不是简单地只要从唯心、唯物一个维度或一个视角就可解决得了的问题。

在过去的论争中，可能是把几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混淆在一起了。这里至少有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1）人作为类，它的思想、观念是怎么来的？这是关于人的原始思维和原始观念的发生发展问题。我们不承认思想、观念是与生俱来的。但是，没有思想，没有认识，能成为人吗？这里，会陷入“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境地。（2）人作为个体，他的思想、观念是怎么来的？这是关于儿童智能的发生和发展、儿童思想和观念的形成问题。儿童智力心理学的实验和许多社会事实（如“狼孩”、“猪孩”等）告诉我们，人的思想、观念、认识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获得的。思想、观念、认识是不可能通过生理遗传的。至今还没有人发现思想、观念的遗传基因。人的思想、观念的不断进步，是通过“社会的遗传”实现的。每个人生下来的时候，他的头脑里可以说是像一张“白纸”，上面什么也没有。后来通过父母及所有周围人的影响、教育（最初是行动语言和有声语言，而后是颜色语言、文字语言，等等），才在这张白纸上画出了各种图纹，产生了各种观念、思想。如果说婴儿最初对外界的感知是比较被动的话，那么他很快会由被动变为主动，特别是后来他自己参与的活动、实践，则使他的

思想、观念、认识一步步得到发展。以后，差不多又以同样的方式来影响、教育他的下一代。代与代之间传播的方式虽有类似，但其具体内容则很不相同。这样，便使人的思想、认识能够代代相传，代代进步。不论是“狼孩”还是“猪孩”，当他刚生下来的时候，与其他正常孩子也没有什么两样，但后来缺少了其他孩子那样的社会环境，所以，他便不能形成其他孩子那样的思想、观念。这正好说明了人的思想、观念并不是从娘肚子里一生下来就有的，而是后天的，是社会性地形成的。这是人作为个体，他的思想和观念发生、发展的大致情况。（3）人作为一个现实的认识主体，他的思想、观念是怎么来的？主体和客体是互为前提、同时建构的。当某事物已经进入人的实践—认识领域，成为认识主体的认识对象（客体）时，便意味着主体对该客体有所知（如果“识”比“知”更深刻的话，这时虽然谈不上主体对客体有所“识”，但总是有所感知）；尔后则是通过社会实践（广义的）由感知再上升到对该客体有所识，并一步步达到对该事物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在这个由感知到更深刻认识的整个过程中，主体并不是被动的，并不是像一张白纸那样任由客体画图画。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具有主动性、积极性、倾向性。主体总是主动地捕捉客体的信息，积极地分析、规范、整合、处理这些信息。而在捕捉和处理客体信息的过程中，主体又总是带有某种倾向性，即总是从以他既有的认识为背景而形成的某种框架出发来对待客体，不知不觉地总是期望着把客体纳入他的认识框架中。也就是说，人作为现实的认识主体，在展开对客体的认识活动之前，决不能说他的头脑是一张白纸，里面什么也没有。

总之，从人和客观事物之间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来说，至少存在着以上三种不同的情况。对第一种情况来说，要想证明认识活动展开之前，人的头脑是一块“白板”，其中决没有任何

先验的东西，和要想证明它不是一块“白板”，而是“有纹路的大理石”，其中有某些先验性的东西一样，都是困难的，都是难以论证清楚的。对第二种情况，我们则可有力地反对“天赋观念论”的说法，能够有力地论证人的思想、观念都来源于后天，来源于经验，来源于社会实践。但对第三种情况，我们则又必须承认，在认识活动展开之前，人的“头脑”并非“白板”一块，而是存在着某种认识的框框。主体的这种认识框框，对一定的认识客体来说，的确是先验的。

过去，唯物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批判先验论、天赋观念论时，常常把这三种情况混淆在一起，所以，批判不易令人信服。而主张先验论、天赋观念论的哲学家在这里也常常把三种情况加以混淆，以至于在人生下来是否就具有观念的问题上陷入困境。其实，对第三种情况来说，即人作为一个认识主体在认识活动展开之前，承认它已有一个所谓先验的认识框框的存在，非但不是什么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而且恰好相反，在这里它正是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立场，因为它承认一个客观事实的存在。当然，这里并不意味着“认识框架”对人来说是与生俱来的；而只是承认“认识框架”是人作为认识主体所必有的、必备的。至于“认识框架”是怎样形成的，却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

今天我们在研究思维方式的问题，正是建立在承认以上所说的情况基础之上的。

三 思维方式研究的前身

对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在展开认识活动之前，在他的头脑里已有一个“认识框架”这个事实，哲学史上早已有人发现了，